

约翰·里德

K837.125.4

H977

美国名记者约翰·里德

〔美〕塔玛拉·霍韦 著 赫崇骥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ТАМАРА ХОВИ
ДЖОН РИД — ОЧЕВИДЕЦ РЕВОЛЮЦИИ
根据МОСКВА《ПРОГРЕСС》1977版译出

美国名记者约翰·里德
〔美〕塔玛拉·霍韦 著
赫 崇 骥 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625印张 插页3张 87,000字

1989年12月第一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0478-6/K·65 定价：1.50元



约翰·里德 摄于1920年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
Военный Отделъ

23 Октября 1917 г.

УДОСТОВЕРЕНИЕ.

Настоящее удостоверение дан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ю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Социалъ -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
листской товарищи ДЖОНУ РИДЪ въ томъ,
Военно - Революціонный Комитетъ Писербургскаго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ъ и Солдатскихъ Депутатовъ пред-
ставляетъ имя права свободного проезда по Всему
Самурускому фронту въ цѣляхъ освобожденія нашихъ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ъ товарище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ъ съ
событіями въ Россіи.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екретарь:

[Handwritten signatures]

约翰·里德赴北方前线采访证明

1917年10月28日

Военно-Революціонный

Комитетъ

Д. РИДЪ

Командирский Отделъ.

16 Октября 1917 г.

№ 955

Смо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ъ



Пропускъ.

Дано, сіе *Джону Ридъ*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у
срокомъ по *1 декабрю*

на право свободного входа въ Смоль-
ный Институтъ.

Командиръ

Ф. Зерфенихъ

Директоръ

约翰·里德进出斯莫尔尼宫的通行证

捷尔任斯基 签署 1917年

序

约翰·里德——记者、作家、革命家

美国人民杰出的儿子约翰·里德度过了短暂但却是光辉的一生。约翰·里德是记者、作家、诗人，是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目睹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记述了这场革命的经过。他是向美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叙述1917年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真实情况的第一人。约翰·里德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国际主义者。他不仅十分关心美国人民的命运，而且也关心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

里德的出身和经历对于革命家来说并不典型。他于1887年10月22日出生在波特兰的一个富有家庭中。

约翰·里德的双亲尽力使他受到最好的教育。他19岁时中学毕业，进入哈佛大学。在大学里，他开始表现出卓越的新闻工作才能。他编辑出版了讽刺性杂志《讽刺》月刊，以他那富于战斗风格的文章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大学里，他在社会主义俱乐部成员的会议上初次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这

2/19/2019

种思想给里德留下了强烈印象，他开始深入地了解资产阶级制度下典型的社会不平等的实质。

哈佛大学毕业后，约翰·里德于1910年去纽约。当时，纽约的许多作家、诗人、演员都染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恶习，脱离了积极的斗争和社会活动，害怕失掉无忧无虑的生活和物质享受。里德却选择了同现存制度作斗争的道路。

约翰·里德的世界观是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形成的，这场斗争导致一系列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个时期，社会党和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在美国成立。

对于约翰·里德来说，生活是真正的大学。他同美国罢工工人和罢工领袖人物相处，把他的志向同人民融合在一起。同社会党创始人德布兹和美国无产阶级领袖海伍德及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福斯特等人的相处，对里德有巨大影响。

约翰·里德周游美国各地，大学毕业后前往欧洲，徒步穿越英国，到过法国、西班牙。他写道：“我要亲眼看到一切。在我周游各国期间，我看到了惊人的贫困现象……看到了贫富悬殊的残酷景象，富人们拥有的小轿车多得用不完，而穷人们却没有吃的东西。工人们生产财富，而富人们却坐享其成，从书本里我是永远不会了解到这些的。”

许多报纸开始发表里德的诗、短篇小说和剧本，并立即受到出版商的注意。但里德很快就使资产阶级报纸的主子们大失所望。他那尖锐的笔锋不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基础，而是揭露资产阶级社会产生的不公正现象。里德不喜欢写资产

阶级报纸欢迎的耸人听闻的文章，而是喜欢描述重大政治事件和美国无产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

1913年，在帕特森爆发了纺织工人的罢工。罢工领导人是海伍德和弗林。约翰·里德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并和2000名罢工者一起被送进牢房。在《帕特森之战》一文中他写道：“在帕特森爆发了一场战争，但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采取暴力手段的只是工厂主一方。他们的奴仆——警察用警棍殴打手无寸铁的妇女和男人，用马蹄践踏守法的公民。他们雇佣的武装匪徒向无辜的人们开枪。”里德所写的关于纺织厂发生的事件的报道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判决。

里德在美国国内外参加过许多革命行动。他和科罗拉多罢工者并肩战斗过，也在墨西哥的游击队中经受过战争的洗礼。他曾在农民领袖比利亚的营地上采访，报道了战斗的进程。美国报纸把比利亚说成是嗜血成性的匪徒，而在里德的报道中，比利亚却是作为为新墨西哥而斗争的真正的起义领袖出现在读者面前的。里德不仅真实地描述了墨西哥的斗争，而且还激烈反对美国当局以“建立秩序”为借口企图武装干涉墨西哥的行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里德被派往欧洲担任记者。他几乎走遍各个交战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土耳其。他从来没有被种种危险吓倒过。里德把这场为了帝国主义发财而使士兵们送命的血腥大屠杀称之为“商人们的战争”。他果敢地宣布：“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他在1914年就预言这场战争将引起全世界的社会大震荡。他写道：“我们

社会主义者可以指望，甚至可以相信，这场流血惨剧和惊人大破坏的结果将会导致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改造，将会大大迈向我们的目标——人人和睦相处。”里德受到了指控，以叛国罪受审。在法庭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反战演说，终于得到赦免。

战争在继续进行，国内阶级冲突的加剧，使里德深感不安。里德不满足于作为记者来观察事态的发展。他想投身于政治活动中，加入了社会党。

进步的政论文学杂志《群众》对里德的一生有重大影响。为该杂志撰稿的有许多著名作家：德莱塞、桑德堡、安德森、高尔基等人。

资产阶级的报纸，甚至自由派的报纸都拒绝刊载里德的反战文章。《群众》杂志认为这些文章极好，并予以刊载。这家杂志团结着一批进步人士，具有良好的创作气氛，有助于里德在创作中形成新的现实主义的风格，使他的政治观点更加明确。

1916年，里德开始写自传《年近三十》。他想要在自传中总结一下过去，思考一下未来。

“生活变得这么快，不能不令人预言新的美好时代必将到来。”他写道。

里德从俄国发生的事件中看到了美好的未来。《群众》杂志派里德前往俄国担任记者。里德经过千难万险，于1917年9月抵达彼得格勒。他采访了工人、士兵、水兵、看到伟大的革命风暴是怎样在俄国形成的。1917年11月，“阿美乐

尔”巡洋舰一声炮响宣告了新纪元的开始，里德参加红色近卫军战士的行列冲向冬宫。

里德曾多次见过列宁。他们的交谈使里德深信革命群众是不可战胜的，深信群众的伟大改造力量。列宁建议里德写一篇介绍美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共产国际》杂志刊载了里德写的题为《美国的革命运动》的文章。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同列宁的会见使里德产生了新的力量。在列宁思想的影响下。里德更加认识到，没有一个新型的党，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取得平等和自由。

为建立一个真正新型的党而斗争成为里德的一项最重要任务。他通过在俄国的采访，使自己的革命家特征变得更显著。美国作家威廉斯在谈到里德时写道：“不能说俄国使里德变成了革命家，但俄国使他成为一个有科学思维的坚定革命者……俄国使他在书桌上摆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列宁的著作《致美国工人书》、《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日益使里德相信没有一个新型的党——马列主义的党，美国工人是不会取得成功的。

掌握了革命理论的里德回到了美国。临行之前，他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在会上当着列宁的面保证把俄国革命的真相告诉美国人民。1918年1月底，里德动身回美国。回国后，他前往各州在工人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

美国当局迫害里德，但里德仍然发表演说来维护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后来他又隐居数月，撰写一本关于俄国伟大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书。1918年底他完成了这部著作。这就是《震撼世界的十天》。他在书中写道：“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破坏力量，而是俄国唯一具有创造性纲领和有足够的权力来实现这一纲领的党。”

《震撼世界的十天》于1919年在美国问世。这本书出版后，在美国出现了许多苏维埃俄国的真挚的朋友。里德深信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因为这个国家的出现不仅震撼了全世界，并且也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世界革命的纪元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纪元。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一年之后，里德在自己的那部不朽之作中写道：“……我明白了，笃信上帝的俄国人民已不再需要神父帮助他们升入天国了。俄国人民在地球上建立了一个在天上找不到的光明王国，为这个王国而死是幸福的……”

十月革命对美国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社会党最初的一些领导人在战争问题上采取了机会主义立场。社会党经历了深刻的危机。1919年8月底，以鲁坚贝格为首的社会党左翼成立了共产党，其成员多半是流亡者。里德此时正在参加筹建共产主义工人党。几年后，这两个党合并为美国共产党。

1919年秋，里德又来到俄国并把自己的这部著作赠给列宁。为这本书在美国再版而写的序言中，列宁高度评价这部著作。“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关心看了里德的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我全心全意地向世界各国的工人推荐这部著作。我希望这本书能发行千百万册。并能译成各国文字，因

为它真实而十分生动地描述了重大的事件，这对于理解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至关重要的。”

在为这本书的俄文版写的序言中，克鲁普斯卡娅指出：“里德不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他是热情的革命家、共产党员，理解事件的意义，理解这场伟大斗争的意义。”

在彼得格勒短暂逗留之后，里德动身回美国，但途经芬兰时被捕，坐牢十一个星期。这使他的身体受到摧残。获释后他返回彼得格勒。1920年，里德在这里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局委员。

1920年，里德参加了在巴库举行的东方各国人民代表大会。回到莫斯科后他得了伤寒。1920年10月17日里德去世。他葬在克里姆林宫官墙内，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其他一些杰出活动家并列。

进步的美国人、共产党人和心地善良的人民把里德铭记在心头。美国共产党主席温斯顿说，里德是美国共产党的缔造者。这是他为美国工人阶级建立的重大历史功勋。

美国女作家塔玛拉·霍韦本人与里德相识，她的这本书是一部以纪实风格记述里德生平的作品，读来引人入胜。作者以巨大的热情描绘了里德的形象，讲述了他成为记者、诗人、作家和真正的革命家的过程。这本书在伟大十月革命60周年和里德诞辰90周年之际出版是十分适时的。

历史学博士阿·格列楚欣

第一章

里德能说会道，谈起事情来总是喜欢添枝加叶，这在学校里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出生在城堡里，却不是杜撰出来的，也不是波特兰每一个人所能否定得了的。城堡是法国式的，位于波特兰的最高处，周围是优美的园林和英国式的花园。在波特兰，即使有人没能亲眼看见过这座城堡，但也都听说过。城堡是里德外祖母沙洛特·格林的财产，称之为锡德希尔庄园。

1887年10月20日，沙洛特·格林兴高采烈地宣布，她的外孙在锡德希尔庄园降生。在教区主教派的教堂——三圣人教堂里举行了盛大洗礼仪式，婴儿取名约翰·里德。年轻的父母把儿子又送回城堡，交给格林夫人教养，里德在那里度过了自己一生中的头九年。

小里德很幸运，在庄园里自由自在地成长，只有少数孩子才能与他相比，有这样的童年。花园里有一座栽培葡萄的温室，园林里放养着鹿群。马厩里养着几匹纯种马，是专为拉车用的。马车很豪华，是外祖父从国外订购的。很可惜，

外祖父在里德出生前就去世了。里德的外祖母喜欢在房前的草坪上宴请客人和举行舞会。草坪四周长着一排排小枫树，树上挂着一盏盏煤气灯，灯光映照着翩翩起舞的一对对舞伴。

这座城堡不仅是里德的第一个家，而且是他的第一所人生学校。并没有教师给里德上课，可是这个接受能力很强的孩子，通过观察周围人们的生活，学到了许多东西。

任性的外祖母不甘寂寞，想方设法消遣。她经常举行盛大舞会，而且每次都花样翻新，波特兰上流社会人士都踊跃参加，虽然也有人对此种喧闹的舞会感到厌烦，但外祖母根本不在乎。外祖母出身于波特兰的一个最富有家族，谁也无法剥夺她那为所欲为的权利。有一回，她想骑着骆驼观光金字塔，就专程去了埃及。这件事使她名噪一时，很多人都说她善于标新立异。此外，她还是很有眼光的人。尽管里德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但她却透过他那纤弱的外表看出他内在的力量，在第二个外孙加里出生后她曾说过，加里只不过是只羊羔，约翰才是一头狮子。外祖母夏洛特·格林那种追求新事物的个性也对里德有很大影响，可以说这种影响对他一生都起作用。

里德的父亲查尔斯·里德生于纽约。他是作为纽约一家大公司的代表来到波特兰的。这家公司向西北地区推销农业机器。他在事业上很有成就，他那风趣的言谈也很招人喜欢。他是奥林匹克选民俱乐部的主席，在该俱乐部经常举行的交易谈判中，他那诙谐的谈吐使枯燥的谈判变得活跃有

趣。

查尔斯聪明能干，而且了解别人的许多秘密。他也知道自己的岳父是怎样发家致富的。他的岳父来到俄勒冈州时几乎身无分文，是靠做骗人的买卖发财的。他压价从印第安人那里买进贵重的毛皮，把赚来的钱作为资本，搞了自来水工程，开采天然气和铁矿，建造了锡德希尔庄园。查尔斯还知道，波特兰的许多豪富之家都是靠贪污受贿和巧取豪夺而发财的。

对这些罪恶勾当，查尔斯后来都给揭发出来了，因为他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命为美国法院的执行官，有责任揭发那些侵占公共土地和为了修铁路而对森林乱砍滥伐的人。他还揭露了一连串营私舞弊罪行，案子涉及面很广，从最低一级的职员到联邦法官甚至参议院。

查尔斯为伸张社会正义而斗争，他把自己的前程、社会地位和性命都押上了，从不患得患失。但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了。在里德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这些事还没有被揭发出来，他父亲虽耳闻目睹这些罪恶勾当，但处身于那种虚伪的环境中，也只能以他那特有的讽刺语言发泄心中的义愤。虽然年幼的里德还不能完全听懂父亲对波特兰富豪们的控告，但这却是父亲为他上了社会讽刺学的第一课。

里德的母亲玛格丽特·里德比她那放荡不羁的母亲要稳健一些，但她的稳健与文雅并没有掩盖住一个年轻妇女想要享受生活乐趣的欲望，况且她也不想掩盖。她过着上流社会妇女的生活，把儿子交给保姆抚养，但她并没有把儿子忘

掉，就好象她后脑勺上有一只警觉的眼睛，时刻监视着体弱的儿子。她也象里德外祖母那样，鼓励孩子的好学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决定了他的前程，因为她教会他阅读文学作品，涉身于文学的天地。

在这座大石头房子里，里德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是中国厨师李辛。他不是家里的仆人，而是波特兰唐人街一家小饭馆的老板。每逢外祖母请客，他就来帮忙做饭做菜，来时必定给里德小哥俩带点花生、花炮什么的。饭后，里德经常坐在厨房的高凳子上，摆动着悬空的两条长腿，看李辛干活。李辛这个人心灵手巧，他一面擦洗着外祖母心爱的茶具或者给大蛋糕加点花样，一面给里德讲中国的神怪故事或者风俗习惯。里德好象亲眼看见那一场又一场的浴血厮杀和那锣鼓喧天、旌旗飘扬的场面，他真想看看其他国家的人是怎样生活的，真想到那些遥远的国度去走走。

保姆和母亲关心里德的身体，经常叫他回屋去休息。这时他就看书，书里的主人公又使他浮想联翩。他很喜欢历史读物，入迷地阅读关于帝王将相的故事。但他的阅读范围并不仅限于此。马克·吐温等作家的作品也同样是他所喜爱的。他身边摆着韦氏大辞典，看不懂的词就查辞典。

里德住在外祖母城堡里的那段时期，可以在罕无人迹的地方随意游逛，但家里人不准他同老百姓来往，也正是这种管束才使他更想看看城里的普通人以及河对岸的人是怎样生活的。那里虽然没有小马驹和花房，可是孩子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谁也不会说“这不行”，也不会有人教训说“应该

放规矩点”，“你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正是这种“不一样”使里德经常感到恼火，因为他觉得自己与世隔绝了。当然，父母是爱他的，他也知道这一点，并且也爱他们，而对父亲更是十分崇敬的。父亲从来没有对他说过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可是他总觉得，不管将来干什么，他都要成为一名勇士和首领，因为这才象他在书中读到的那些主人公。但同时他也向往他所缺少的东西。他希望能同普通老百姓交往，同他们分享他没有感受过的喜悦。他希望能这样，一心想到河对岸去看看。

然而，他暂时没办法到那边去。他感到关在外祖母领地铁栅栏里面的日子拖得太长了。由于无聊，他开始写点东西。他从所读的历史书中得到启发，丰富的想象力使他脑海里充满骑士们的那种富有浪漫色彩的行为，于是他不管自己会不会写，就急不可待地把这些想法记了下来。后来他开始写剧本，并且在阳台上和弟弟一块表演。最后他写了一个喜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里德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因为正象他后来在未完成的自传《年近三十》中所说的，在写这个剧本的过程中他决心要成为“伟大的诗人和浪漫主义者”。

可是，当他第一次上学，站在操场上时，他这个九岁的孩子根本不觉得自己“伟大”。他感到自己很孤单，处身于同学当中微不足道，但他竭力要掩饰这种感觉，用一种高傲的目光看着那些同伴。

上学后，里德变得活泼了。但不久，枯燥乏味的课程引起他内心的反感，他觉得各科的教学太形式主义了，只有基